

叶延滨 著

回首皆风景

中国华丰出版社

叶延滨
著

回首皆风景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回首皆风景/叶延滨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2010.12
ISBN 978-7-5006-9644-5

I. ①回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19253 号

责任编辑:万同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发行

社址: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:100708

网址: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(010)57350404 门市部电话:(010)57350370

保定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00×1000 1/16 13.75 印张 2 插页 160 千字

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 定价:26.00 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(010)57350337

目 录

片段	1
回首皆风景	27
——命运长曲中的十三小节	
月光如水	65
——人生随感二十一题	
文坛内外击节录	112
——文艺及世象杂谈十六题	
词汇的光彩(十二题)	148
薄厚街五号人物谱	174
云横秦岭	195
中国梦的家园	207
——我与《诗刊》十四年	

片段

● 这些都是多年以前的事了，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，成为片段留在记忆中，像旧房废墟里的瓦砾瓷片，风吹雨打，偏不消失。

——题记

1

一个女人那么认真地读报纸，读那些朗朗上口却十分男性化的语句，打倒……横扫……斗争到底……她越是投入倒越是可疑。在我今天看到《……宝贝》还有《……就分手》之类题目的图书时，不知为什么，我就想到一个戴着红袖箍领着我们读文件的女人。这也许是一个事情的两面，正和反，阴和阳。开初只是伟人的一句诗：“不爱红妆爱武装”，哪里晓得就像天气预报一样的准确，满大街都是穿着绿军装的红卫兵和造反派。在这些穿绿衣戴红臂章的人中，最醒目的还是女学生，高中生还是初中生无关紧要，这一身行头，成了一个时代的标

志。几十年过去了,只要这身打扮出现,舞台也罢,银幕也罢,就知道是干什么来了。所有的事情本来都是可疑的,她们挥着皮带抽打老师,她们踢开房门搜查“四旧”,她们焚烧图书和字画……我都见过,但我实在想不通,为什么?当然,在所有的记忆中,最让我感到可疑的,是女红卫兵认真读报的样子,那么喜欢装腔作势的文字?那么相信高亢激越的八股?——事情过去多年了,最让我可疑又不解的是,当我看到“性趣”至上的文字,而且是女人写的文字后,叠印出的竟是四十年前穿绿军装的女红卫兵?也许这种联想毫无道理,时尚也许本来就如此,有时是敢穿,有时是敢脱,有时是上半身,有时是下半身。

不该发生的联想,只是发生了,又忘不了。因为每天从小区的院子里经过,都会看见遛狗的人。生活好了,兜里的钱多了,也没有人来说“玩物丧志”,来批“声色犬马”了。小狗有趣,夹着一泡尿从家里出来,不肯一下子畅快了,走几步,跷起一条腿,滋出几滴,再走几步,鼻子闻一下,又跷起腿来,滋出几滴。这是从基因里带来的习惯,用尿液划出自己的领地,警告同类:“此处已经有主了!”可惜宠物狗自己都做不了自己的主,主人给它套着一根狗项圈,小狗只有跟着主人遛弯。嘿,不管有用没用,照旧跷腿,照旧滋尿,照旧狗鼻子一路嗅过去!人没有这个毛病,人到底是高等动物,如果都把祖上这毛病带上大街,热闹了。唉,热闹的“文化大革命”,有点相似的毛病。到处写大标语,到处贴大标语。年轻人没见过那阵势,需要想象力,就把现今到处贴的小广告放大一下(贴小广告有点小狗跷腿撒尿的意思)。贴小广告与贴大标语也有不同,贴小广告贼头贼脑偷偷摸摸,贴大标语是件爽快痛快的事情,提一桶糨糊,挟一卷报纸,糨糊刷了,报纸贴上,大笔一挥:“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!”“打倒xxx!”“大海航行靠舵手,万物生长靠太阳!”……说大话的,骂大街的,抒情的,表态的,很是热闹。对

立的帮派,不同的造反组织,都在一条大街上爽快痛快,你从东头爽到西头,他从西头爽到东头,你白天来,他晚上干。贴来贴去,互相说的都是差不多的“文革”语言。你贴上我覆盖,我贴上你覆盖。是跑马占地,也是给自己壮胆。我那时也不脱俗,在一个学生组织中,也常干这事,刷完大标语,回头一看满大街都是自己的标语,有一种《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》那首歌的感觉:啊,我们走在大路上,意气风发斗志昂扬……事情的结局,那层叠一层的标语,最后是让收破烂的老头揭下来卖到废品站去。而我们最后像丧家犬一样,让人从城市的街面,横扫到广阔天地去了!活该,敬惜纸墨,当学生如此对纸不恭,对字不敬,最后会有好结果?想到这里,我笑了,毕竟我们没有停在那个时代,更没有靠口诛笔伐过日子。

看身边的宠物小狗跟着主人乐颠颠地跑,还不忘走走停

- 停,跷起腿来,完成基因交办的动作,可爱。

2

四川人说话:“吃竹笋屙背篋!”实在可以算作民谚经典。

我在编辑部编杂志,前后二十多年了,遇到过不少被人诬告,被人无中生有造谣,被人编出故事四处传销的事情。就说这“经济问题”吧,就有过许多添枝加叶招来人马审计查账的事情。一次是在四川,刊物办得还可以,月月有工资,年年有奖金,不知惹着哪一路神仙。有天上上班的时候,机关的头头找我谈话,东拉西扯,不得要领。一个钟头后回到编辑部,才知道在过去的这个钟点里,兼做出纳的编辑被叫到五楼交代问题,兼做会计的编辑部主任被叫到三楼去交账本。从此,天翻地覆查了两三个月,查出会计账上比出纳多出十九元六角。总算有了成果,“工作组”一副凯旋的样子结束了这场清查事件。我至今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举报让我们三个月不得安宁。只是这件事

教训了我和编辑部的人,从此,奖金少了许多。前两年,又有人把我和其他人举报到上头了。原因是什么?没有告诉我,但在此以前三年时间,编的刊物年年得到上级表彰,职工工资三年平均增长一倍。传说是要给我提一下职务,把“常务”两个字去掉,不知是真是假,反正那举报招来了“调查组”听了三天意见,又招来查账组查了三天账。听意见听到什么?没有人转告。查账查出什么?也没有人转告。只是听到传言说叶某人该双规了。只是听到传言说另一个同志要坐牢了。闹了半年,正式作为问题向我指出的只有一件事:“在自己办的刊物里登了个人的图书广告。”我申诉道:“全编辑部无论是哪个职工出了书,都可以免费登广告。我出了书也登广告。只是我考虑到我在负责,所以我是唯一付了钱的,怎么还算问题?”我下一句话没说出来:“这本来可以当先进材料嘛!”

有了这样的经历,我再次明白了,有些事情不是因为你干得不好惹来麻烦,而是因为您干得好了,才招来麻烦。而且由于中国特色,给您添麻烦的是非小人,并不为此付出代价。这类人的才华就是“吃竹笋屙背篋”!——天哪,想出这个谚语的人,真是奇才。我设想了一下,如果有个人给我说出上半段“吃竹笋”,我发挥想象力,也只能想出“胸有成竹”。能想出这词,比起“屙背篋”就少了许多精彩啊!胸有成竹,最多说明心胸大有主张。而“吃竹笋屙背篋”者,能耐就大上天,吃下竹笋,在肚皮里能变成竹子,还能把竹子劈成竹片,剖成竹篾,削成竹丝,编成竹篋,从屁股里屙出来!哇塞,心肝胆肺,皆如快刀,何等锋利!——语言的魅力就在于此,一想到我经历的这些事,我就想到这个谚语,想到那些心肠如刀般锋利的人物!

3

迎新是个常讲的话题,但认真想一下,也会有更新的体会。

为什么新年总定在最冷的深冬时节？我们知道地球围着太阳运转，因地轴与运行的轨道是斜交的，有一定的斜角，所以地球上任何一点在周而复始的运行中，会有不同的日照强度，形成春夏秋冬季节的变化。但为什么把冬春之交定为新年呢？特别是中国的农历，干脆新年就叫春节——冬天结束了，万象更新了。是啊，迎新与春天结缘，因为春天给我们许多惊喜和振奋。春天冰雪消融了，春天种子萌芽了，春天树木又披上了绿叶，春天鸿雁又从南方回来了，春天到处都看到繁花似锦……也许，春天给了我们太多的鼓舞，让我们想到新生，想到重新开始，想到所有与蓬勃向上的生命有关的事情，比如理想，比如力量，比如奋斗，比如初恋……

- 新年是让人快乐的，迎新是常讲常新，是让人爱听的话题。但是，正如我们早就知道的，新年不是从零开始的，它只是
- 地球漫长运转中人们确定的一个“时间量度”。在新年到来之前，是冬天，是纷纷从树枝上飘落的黄叶，是黄叶运走的秋季，是秋季放进库房里的光荣，那光荣经历了夏天的风雨才变成实实在在的果实，而在风雨之前的春天，还只是种子里的梦想……对了，迎新只是我们生命长途中的一个小小里程碑，一个春夏秋冬后的小结——对一个人如此，对一代人也如此！所以，我们读书学习。书是什么？一个作家的书，就是一个生命经历春夏秋冬留给你的“新年礼物”。一门功课的课本，也许就是另一代人经历时代的春夏秋冬给你留下的“春天的种子”。所以，迎新也是一种仪式，一种庄严的回顾，一种继往开来的提示，一种民族和人类精神的传承。

回头看看，想想自己走过的、父兄走过的、祖先走过的，那是一条光荣而漫长的路！朝前望望，那是属于自己的地平线。一生都应当如此，回头就是学习，向前走就是开拓。

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，这是真话，虽然，也是一句老话。

每天的太阳是新的,但有一个地名,对于一个人却一生也丢不开,它就是你的出生地。对于我,就是“哈尔滨”。哈尔滨是什么,对于我就是所有登记表上必须写上的三个字。我在哈尔滨一家军医院出生,然后,出院的同时也就是离开哈尔滨,所以,哈尔滨对于我就是个军医院,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军医院的名称,所以只好说,我在哈尔滨出生。其实就是一个交叉点,如果不是父母随机关北上到了哈尔滨,如果不是军医院进驻了哈尔滨,我不会背着这个地名过一辈子。哈尔滨让我的出生有了实实在在的依据,不再可疑不再没有土地感——然而,真的,我不知道是在哪个医院出生的,也没有一张出生证,哈尔滨就是我的出生证代码。

不知为什么,父母给我取了叶延滨这个名字,滨字,就是为了纪念哈尔滨。延字是属于另一个地方,延安。我不是延安出生的,是随哥哥姐姐取的“延”字。父母在北上东北时,把一双儿女丢在了延安,姐姐进了保育院,哥哥岁数太小,保育院不收,送给了当地的一家农民,从此,我有了一个异姓的亲哥哥曹延光。“光”取自光复之意,也就是抗战胜利了。抗战胜利了,却要抛儿离女,大概前一辈中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向往与忠诚,是我们所不能完全理解的,或完全不能理解。

这种不理解给我造成的直接后果,就是对我出生地的不理解,或者是由于这个出生地而造成的问题。在我读书上学后,我的母亲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,被打成“阶级异己分子”开除出共产党,后来又“下放”到大凉山的西昌,在一所师范学校当老师。命运大概总是有偶然的巧合。母亲出生于富商之家,东北沦陷后只身到北平求学,参加了“一二·九”运动,从此成了“红军时期”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。在延安发生“抢救失足者”,在知识青年中抓特务的那段艰难日子里,我母亲是延安中学的一名老师,也被打成“特务”受到批斗和审查。革命胜利

了,全国解放了,在地委宣传部长位子上的母亲,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开除出党,再一次钻山沟,从延安的山沟钻进了大凉山,再次上讲台当老师。母亲的坚强乐观,常常让我难以理解。为了陪伴母亲,我也从省城到了大凉山,我的全部中学生活都是和农民的孩子一起过的。那些日子我也穿草鞋,没有钱买草鞋就打赤脚。我也很乐观也很努力,至今我的中学还把我当成她的光荣。今年夏天,我看到母校的招生广告,广告还提到我这个四十年前的学生的名字。但那时,无论我怎样与当地的孩子混在一起,我的名字还是成为最后的隔阂。一个出生在东北哈尔滨的人,怎么会到大凉山一所中学读书?是因为他的母亲。他母亲怎么了?

后来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了,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风暴也吹进了大凉山,在无数的旋风之后,我离开了大凉山到延安插队,投奔已成了延安某生产队农民的哥哥……

我一生在南方和北方都生活过不少的地方,也去过更多的地方,但是,至今我没有回过哈尔滨,一次也没有。这个问题没有认真想过。有许多次朋友邀请,还有会议和活动,但都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行。哈尔滨是我的出生地,是我一生最重要的印痕,却只是一个符号,一个没有实际体验的城市。

哈尔滨电视台的人,确认我是哈尔滨的一员,到家里来采访。昨天寄来播出节目的光盘。四十分钟的采访。除了说我是在哈尔滨出生的,我没有对哈尔滨说更多的话。这真是极有意思的事情,哈尔滨,对于我,这个城市到底意味着什么?

4

生活中我们追求顺利与平和,过年的祝福也是“万事如意”之类的吉祥话。然而,平顺安宁往往无法在岁月之后给我们留下印痕和回忆,那些挫折和失败,那些不公与委屈,却会

久久地留在脑海里,成为记忆,也成为人生的“财富”与“教训”。我曾写过一篇短文,叫《生活的痛点》。我绝不是希望遇到不公的对待,我只是想提醒自己,所有的事情都会过去的,要紧的是在噩梦中,自己不要和魔鬼做交易。

前两年,遇到许多不顺心的事,让我萌生了去意。我也许没有估计到在利和名的诱惑下,人心可能变得何等丑陋。诬告信,造谣电话甚至恫吓电话,还有这样的安慰电话:“咱们是哥们,就是把你关起来,放心,需要我做的,打个招呼就是了!”这样的信息,可见整我的人是如何广为散布“叶某人的罪恶行径”,让人心烦意乱。也记得一位比我长几岁的老朋友说的一句话,他了解我的艰难处境,他说:“都会过去的,没有过不去的坎!”这句话调动了我的生活积累,我让自己稳住神。凡是可以不做的事情,都不去做,当心背后挨刀子;凡是不需解释的事,都不解释,不骂娘也不喊冤。我提醒自己:“不要乱了方寸,不要为眼前的荣辱去做自己都会看不起自己的事情,不要与魔鬼做交易。”一是不要乱了方寸,受辱时血往头上冲,把握不了自己就会出错,可能本来没有错,但是在对方主动发难时,自己乱了方寸,就会真的在这时做了错事说了错话,授人以柄。二是不要去做“自己都会看不起自己的事情”,处理危机有各种方案,个人荣辱,利害关系,得失权衡,都不可避免地要拿到手上去掂量。无论哪种方案,都必须做到“自己不会看不起自己”,不选那些下流和阴暗的法子。三是“不和魔鬼做交易”,这一点很重要,病急难免乱投医,但不能找魔鬼给自己治病。解决问题总难免要妥协,但妥协的法子中要避免与魔鬼交换条件,换言之,人难免有小辫子,但不要让魔鬼捏住它。

在挫折和危机出现时,我知道人们都会用格外的眼光关注你,怀疑?猜测?同情?迷茫?我回头想那一切,我觉得,一个人的能力和品格,大概在这个时候是最容易让旁人去考量

了。说到这里,我想起我记忆中的第一部电影。也许,它不是我看的第一部电影,却是留在记忆中的第一部电影,那是前苏联的影片《冷酷的心》,故事是说一个人跟魔鬼做了交易,把心给了魔鬼,魔鬼答应他实现梦想。这是一部醒世劝善的影片,但在我的记忆中,至今难忘,大概这叫最初的人生记忆吧:千万不要和魔鬼做交易!

5

最早的记忆,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。你对别人的最早记忆,和别人自己的最早记忆,有着不同的意义。比方说,我对儿子的最早记忆,是他选了一个有趣的日子来到这个世界,正月十五。那天他一早就发出了“我要出来”的信息。于是妻子住进了产房。进了产房,儿子变得安静了,好像虚惊一场。到了下午,医生都准备明天再来请他出来了。值班的主任医生认真研究了这一天的情形,决定剖腹产。于是就在正月十五傍晚,各家的鞭炮响起来了,全家人围在一起吃团圆饭的时辰,我坐在手术室外空荡荡走廊的长椅上,等到儿子鞭炮一样响亮的哇哇叫声。

那么我自己对自己的最早记忆呢?我最早的记忆回想起来,像是一部逐渐清晰的黑白纪录片,那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有感觉并能记住它的过程。

我出生在哈尔滨,这个冰雪之都,而且是出生在冬季。但我对寒冷没有记忆,对哈尔滨也没有记忆。我最早的记忆是热,是一个严酷的夏天,是浑身长满了热痱子的难受。记得住的房子有光滑而通红的地板,晚上总是悄悄从床上爬到地板上,地板凉滋滋的,真舒服。后来知道了,这就是大汉口。那时我的父母从《东北日报》南下后,在新成立的《长江日报》工作。在解放战争中,第四野战军继续南下了,我们家在武汉停了下

来,据说,是父亲想回四川看望寡居的祖母。在武汉等到四川的局势平定之后,我们全家就西进入川了。大武汉就这样留在我的记忆中,热,痱子,光滑而凉爽的地板。这是我至今能记起的事情中最早的三个元素,不是别人说的事情。如果要用我姐姐的嘴来说武汉,就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情。到了武汉后,姐姐和我一起上学校,她上小学我进幼儿园,但我大哭大闹,使我的集体生活没有在武汉开始,上幼儿园的事在哭闹声中失败。这一件事,我没有记忆。一个小孩哭闹的事太多,不上幼儿园与不吃药都同样以哭闹表示抗议,因此,不会有记忆便十分正常。实在对不起大武汉,在我的记忆中,留下的就是热、痱子、光滑的地板。

我第二个最早的记忆不是长江,虽然应该是长江,我们毕竟是坐江船入川嘛。也不是重庆,照说那是入川后第一个码头。我记忆中的是另一座城市“泸州”,长江边上更深入四川的重镇。全国解放之初,四川划为四块,川东、川南、川西、川北,泸州是中共川南区党委所在地。我们在川南区党委的招待所里住了不短的时间,父亲到乐山去任专员,母亲到内江去任地委宣传部长。后来,母亲在内江受到错误的处分,主要的问题是,在土改中母亲在地委多次反映“斗地主打死人太多,要注意政策”,招致“混进党内阶级异己分子”帽子,开除党籍。内江是著名的糖城,对于我们家,却是苦涩记忆的开始。不过这不是我的记忆,我记忆中的内江,是以下的元素。我在内江的家,是山坡上的一排房子,大概是新盖的一排平房,屋内抹上了白灰,外墙还是露着黄泥,那些黄泥里拌着一寸长的稻草秆,满墙都是稻草秆。这样的房子给我新鲜感,让我一下子记住了我在内江的家。大概是糖都,我觉得在这里我最爱吃的一道菜是“糖醋炆莲花白”。莲花白,就是卷心菜,糖醋炆炒,美味可口。川菜有许多美味,我最早喜欢而且一辈子难忘的就是糖醋莲

花白。它物美价廉，是共产党革命大食堂的当家菜。对内江的第三个记忆就是纤绳扎成的火把。那时，内江城有个大戏院，主要演川戏，看戏是内江上层社会主要的文化活动。母亲作为主管领导人自然带我们看了不少，演什么戏都记不起了，记忆中最清晰的是散戏后的火把。小城里路灯少，用装电池的手电筒也是很奢侈的洋玩意。有钱的人散戏后，会在戏院外买一支火把，举着回家。那些火把是江边上旧纤绳砍成一截截扎成的。旧纤绳是用竹篾拧成。竹纤绳不怕水沤，价钱不贵，用坏了，便被人砍成一截一截，扎成火把。火把从戏院门口，四散开来，渐行渐远，那景象十分动人。大概这就叫诗意吧，反正是舞台上唱的戏更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了。这就是我记忆中的内江，抹着稻草秆的黄泥墙、炆炒莲花白、竹纤扎成的火把。后来，我们离开了内江，母亲调到了省城，在成都市教育局任中教科长。开除了党籍降级安排，日子还能过，我想，有许多老战友老同事的帮助。到了成都，我开始识字了，也能记住地名了，在成都最早的地名就是：将军衙门、斌升街、东胜街、西胜街……这些地名构成了我记忆的证据。而我人生结交的第一个好朋友，我也能记住他的名字：蛮蛮，中等教科里母亲一个同事的儿子，这个同事后来成了十九中的老师。一切都与文字有关了，记忆开始变成了生命证据的链条！

6

人到底有没有命运？当然有，人与人不同，就是命运使然。好运好命自己不察觉，是让他人羡慕；厄运倒霉，多是当事人自己长吁短叹怨天尤人，认为上天不公命运不济。说起来，人是可以改变命运的，否则就没有奋斗这两个字了。而且，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，就是人生就是奋斗，一切都是奋斗得来。这种励志教育有益，极端了就会有负面影响。同样努力，起点不

一,效果不同,落后者就大呼不公。首先应是“唯物主义”,承认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“天时地利人和”诸因素的不同,就是“命”不一样。承认差别,就是唯物主义,否则光是大呼“老天不公”,把一切推给老天爷,才是真不公平。其次要讲机会相等,讲公平竞争,讲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。讲“相等”“公平”“平等”就是给每个人改变命运创造自己新生活的条件,有了这样的条件,才有“奋斗”改变命运创造人生的可能。

我想到母亲一生,总感到命运与个人奋斗之间有说不清的关系。母亲早在“一二·九”北平学生运动时投身革命,直到全国解放,虽也历经坎坷曲折,但还是在时代潮流里“跟着走”。全国解放后,第一场“土地改革”运动,遇到了一位看不起“知识分子”的直接上司,因为工作中为“斗死的人多”提了意见而被他定为“阶级异己分子”开除出党。这一结论,直到二十八年后才给予改正。二十八年,就是说,因为这个人,母亲后半生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,从随着革命潮流“跟着走”的人,变成了每次运动来了都受潮流冲击的人。也许命运真是捉弄人,平反改正后,母亲回到省城的老干部休养所度晚年。那位顶头上司也从职位上退了下来,住进了休养所,而且与母亲在同一幢楼的同一个单元里,门对着门!那个改变了母亲命运的人,晚景凄凉。儿女不在身边,老伴与他在同一单元里分居分灶,各人煮各人的饭,谁也不理谁。两家人不往来,但母亲见到老头如此晚年,二十八年的怨气好像也散了,不提了。

母亲命苦,倒霉遇上这样的顶头上司,让她半生蹉跎。这就叫人祸,遇上了克星。是命运中的不可知因素,叫偶然性发生了作用。当然,母亲这样的知识分子,这一次没遇到“他”,下一次也难说,还有那么多“运动”在后面排队等着呢。回想着母亲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,我感慨自己得益于改革开放,虽有种种不如意,但大的潮流是越来越开放,越来越尊重

人了。

潮流造就一代人的命运。比方说开车上路。道路建设好了,整个交通有了法规,安全性就增加了,个人的守法意识、个人的驾驶水平,是安全运行的保证。一要道路好,二要有法规,这两条是社会大环境。如果换个地点,换到伊拉克,那么就是另一种命运,开车的风险增加一百倍。潮流造就一代人的命运,也难免有个人偶然事件改变个体的命运。比方说,你开车上路遵纪守法而且技术高明,但就碰上个酒后驾车冲翻隔离栅栏砸到你车上,这就算你运气不好了。这类事,就像摸彩票,没道理可讲。你撞上了,自认倒霉!

摸彩票,十万中一,总有一个中彩,这是可以预见的,有道理可讲,必然性。谁摸上这头彩,没法预见,无道理可说,偶然性。一个城市里每天有多少车祸,大致有个比例,违章者比例高,但不违章的也有“中彩”的,这就难免叫人想到那个字“命”。飞来横财与飞来横祸,都绝对是“运气”,不在任何预测之列,买彩票中大奖与买飞机票从天上掉下来,都是没有讨论余地的“不讲理”!

规律之外的事情,与人生有关联,我们就叫运气,就叫命,就叫“故事”!怎么办?提得起,也要放得下,该认命就要认!该认输也要认!该认栽也就认!比方说,一条狗咬了你一口,你不能与狗讲道理,你勇敢一点可以撵走它,你胆小一点可以躲着它,但你想与它讲道理就是你的错误而不是狗的错误了!再比方说,一只蚊子叮了你一口,你一巴掌拍死它解气,你没拍死它也别惦记它,更不要满世界去抓捕这只蚊子,不抓到它你就觉得没有正义,如果这样就不是蚊子有问题,而是你有病了!当然,艺术家可以夸大这种“精神”,秋菊打官司也罢,一生都在寻找某个人也罢,编成一个半小时的电影,效果感人,但放大成一个人的一生,绝对不可实行。